

孤雁

王以仁 著

小 说

神游病者

—

近来他对于他自己的性情的突变，也有些奇怪起来。他从来不爱幽闭在一间黑漆漆的房内，象罪人囚在笼中，死人放在棺木里一样。除了下大雨的日子，马路上的污泥使他不能行走以外，他老是要半痴半疯的样子，在路上唱着走着。在他附近的地方，跑在道旁向行人哀叫的乞丐，和带着一个小篮沿路喊着的卖饼的小孩，差不多一个个都认得他这个奇怪的人了。平常在这样日丽风和的春昼，月光如水的良宵，他总要一个人或者和几个朋友出去游行一次。他游行的目的，不是在马路两旁的店外瞧样子间，便是到没有人迹的田野间去痛哭狂啸。但是近来他和从前有点不同了。他自己也觉得他的性格已经变成两样。他近日不仅不到外面去游行，并且有些不愿和人家说话。终日除了吃饭，上课等不得不做的事情以外，便永远幽闭在自己的房内，沉默的幽闭在自己的房内。

清明的时节已过了，龙华的桃花，正烂漫的盛开着，锦绣一般的鲜艳。到那边去看桃花的男女老幼，车马络绎

的在马路上走过。那些如火如荼的往来的人们，和汽车跑过后马路上飞扬着的灰尘一样的多。若是往日的他，已经随在众人后面，不知在那边发过几次狂了。可是近来他的心，正如那止水一样，一点也引不起微微的波浪，任桃花怎样的妖艳，怎样的诱引，任他的朋友怎样的邀约，怎样的劝导，他总是出也不肯出去，看也不愿去看。

平日每天必去翻阅的报纸，近来也不去翻阅了。每回从书局寄来的杂志，封着也不撕，随便丢在桌上或书架的下面。他最爱读的几本诗集和小说集，看也不看，插在书架上，已经给灰尘封着，几乎成黑色了。桌上放着笔砚和散乱的书籍，另外还有许多撕得粉碎了的纸头，带着浪漫性的散着。朋友或是家中寄来的信，看也不看，就放在火中烧了。至于写给别人的信，不用说是不曾动过一次笔。

久居在南方的太阳，近来已懒洋洋地向北方作一次长途的旅行。日间的光阴随着一天暖似一天的空气一天一天的长起来。久锢在黑暗之中，长久没有阳光照到的他的房内，也居然日光满窗了。每天不到六点钟的时候，他的灵魂已从那渺茫难测的梦乡，回到了他的躯壳。太阳渐渐的从东方上升，从那小得如自来火的盒子一般的玻璃窗上钻了进来，照在他的床上。淡淡的阳光，映着他的惨白的脸孔，恰如枯萎了的白菊花，非常憔悴的卧在瓦盆中的一样。浮云飘过时，把阳光遮没了，他的脸上更显出几条如死人一般的黑色的皱纹。阳光刺激他的眼睛太强了，他便把双目紧紧的闭住。待到他觉得眼前一黑时，才睁开了眼，随着阳光进行的路线，去看那飘渺的浮云，和窗外飘荡着的游丝。他的心也和浮云游丝一样的毫无归宿；只在脑里留着许多不着边际的空想。到了阳光从云缝中射来，或是看云看厌倦起来的时候，便把头旋了转来；同时目光

也随着转了方向，便死盯盯的注视在粉白的天花板上。一种浪漫的思想，在他的脑里经营，他便在那粉白的天花板上，发现了许多浪漫的形迹。他看见天花板上有一个笑得非常紧张的脸孔，紧张得和他对门那铁匠的两臂的筋肉一样；和蔼的形容，圆圆的眼珠，开着的笑口，嫩白的皮肤，他都觉得非常可爱。他又在那天花板的尽头，发现一个中古时代的骑士，单枪匹马在那边向着敌人耀武扬威。他再翻身朝壁卧着时，便会看见壁上的两点残墨。他看见这两点奇怪的残墨，脑里早构成了一个穿西装的少年，在那边向他脱帽行礼，他也微微的笑着和那壁上的人物点点头。直到了楼下的自鸣钟敲了十下，床上的阳光已走过了楼板的中心的时候，他才懒懒的把衣裳一披，慢腾腾的起来，双脚依然伸在被内，呆呆地坐着出神。

每日最简单的两根油条的早餐，近来因为受经济的压迫，索性也废止了。他迟迟的起床，这便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每到八九点钟的时候，他的腹部必定雷鸣一般的鼓动一次，他也莫可奈何，只得耐心忍着，不敢和袋中仅有的以备不时之需的两角小洋作战！因为他知道这两角小洋瞎花了以后，便要陷入不可言说的艰窘。他学校的校长，已经到粤地去了。校中的同事，人人都和他一样的领不到每月的薪支。他的朋友有一件皮袍放在他那边，他早已把它当在当铺中了。而且暮春的天气，寒燠最不一定的。要是把棉袍絮被当了，他更无以抵御料峭的春寒。

他每日沉沉的幽闭在自己的房内，一面是因为受经济的压迫，挫折了他狂热的态度；一面还有他特别的目的。他十点起来的时候，天天都看见对面统炕上坐着一个对镜梳妆的女子，他故意把晚上闭上了的玻璃窗，呀的开了，去引那女子的注意。那女子抬头把他一瞧时，他沉锁着的

脸孔，便放出一丝的笑容。若是那女子的窗内，罩着了一层白布，他便象失了什么似的惘惘的坐着；有时在楼上踱来踱去，象含有许多说不出的幽恨。他呆呆的坐在床沿的时候，只要听到了对面的窗门一响，或是竹竿敲在楼上的声音，他随即起来向对面看过去。有时他受了耳朵的欺诳，有时却看见了一个白发婆娑的老妈子，他便失望了，依旧掉呆的坐下。若瞧见了那个女子坐在对面做工，欣欣的笑容，又在他的脸上出现了。他吟着一些不入腔调的古诗，等到那女子抬头看他时，他才停止了吟哦。有一天，他看见她穿着一件白灰色的衣服，和他自己穿着的颜色一样；他过敏的神经，觉得那女子是表同情于他的；故意穿起和他一样颜色的衣服，是向他引诱的。虽则那女子从未向他点过一次头，微笑过一次，但是他以为穿的衣服既和他一样的颜色，便是她已经爱上了他了。有时那女子在和她的妹妹微笑，他总以为这样温和的微笑是对他而发的；那女子虽不曾看见他，而他在她微笑以后，总要和她点点头，微笑着报答她的盛意。他整日的光阴，上课吃饭而外，便这样无聊的过去。

马路两旁的店家已上了电灯了。黑暗之神伸张着两翼，侵袭到他的房内。他点着了一盏美孚灯，萤火虫似的在风前跳舞着。他看见对面那女子的白布罩着的玻璃窗上，放射出雪亮的电灯光线，愈觉得自己的室内晦暗无光，无聊的把书架旁边挂着的日历撕下了一页，在后面写着几个很潦草的字：“我短促的生命，又死了一日了！”

二

他的神经非常衰弱。骤寒骤热的郴定的天气，异常的

累人，尤其使他困倦。他在床沿上呆坐得太疲乏了的时候，便躺在床上，似睡非睡的蒙着两眼。他的脸色本来就瘦得难看；近日受了这样不自然的生活和忧虑的心理的影响，脸色一日瘦白一日，简直同久病的人一样了。他拿起一面蛋圆的小镜，去看他自己的影子；他真不相信镜里的人就是他。他看见自己这般瘦削得可怜，经济又这般受压迫，一股酸楚，的思想，从他的心中直刺入脑筋，两行悲苦的清泪，不约而同的流出了眼眶，滴在镜面上。镜里的人影，更罩上了一层惨波的愁云。

他的同事看见了他这样毫无精神毫无勇气的举动，都暗暗的在那边发笑。说他是患着单思症。和他同居的能了解他的 杂君，见他的孤独性这样愈闹愈甚，很觉替他发愁。杂君不是愁他没有人能了解他，也不是愁他的举动被人暗笑。杂君愁他这样孤独的无聊的思想，会使他变成不健全的心理。杂君愁他这样愈闹愈甚的孤独性，会影响到他的生理上使他成为一个病态的青年。但是他的病态已经一天显明一天，醉狂的心理早已麻木了一半了。杂君每晚上必定劝他一次：叫他不要这样久居着不到外面散步；叫他不要长这样抱着孤独的悲哀；杂君更说他这样灰色的人生观，不是青年人所宜抱负的；自己的光明必须自己去创造。杂君说他的前途比较 杂君自己还觉光明一点，而 杂君自己都不肯带上了悲观的眼镜，在他更觉不相宜了。他听了 杂君的话，象听了生公的说法，顽石一般的微微点了点头。脸上现出一丝丝的惨笑。仍旧一样沉默着，整日闭门坐在房内不肯出去。

其实，杂君虽则这样劝他，劝他不要长日锁在沉闷的愁城里；而 杂君自己呢？何尝不是和他一样的无聊！杂君心中烦闷的滋长，和他的日益消沉的思想，正是并骑而

弛。杂君在劝他的时候，杂君的笑容上，也笼罩着一种说不出的悲哀。有时杂君在劝他，他若是开口答复，两人便要作一个长时间的辩论；开始总是杂君劝他不用悲愁，等到辩论将要終了的时候，杂君的潜伏着的隐忧，给他拨动了，两人便要相对默默无言，有时竟至于幽幽的坐着对泣。

他和杂君同住在一间厢房亭子楼上。前面厢楼和统楼上住着许多他的学生。日间的上课铃响了，学生一哄地走到课堂里去上课。他依然惘惘地躺在床上。他斜看着坐在桌边写字的杂君。他见杂君一面在草草的写着，一面皱着额纹在想。他看见杂君前面复着几丛稀疏的黑发，觉得杂君带有几分女性美。这时他不觉嗤的一笑。杂君抬头来看他，他的两颊，就象夕阳返映的朱霞一般的红了起来。杂君向他说：“你在想些什么？”他赤着脸说：“要是你或者我有一个是女性的，我们这样亲切的同住着，也不至于这般消沉了。”杂君也微微的对他一笑。

他这样和杂君说过后，仍旧躺在床上，作些无系统的漫想。他只要一蒙着眼，对面楼上穿着白灰的衣服在对镜梳头的女子，便笑盈盈的走在他的前面。那女子的嫩白的两颊，直丰满得同十五夜的圆月一样。微微露出来的洋瓷一般的白齿，外框镶着鲜红的圆唇，象池中半开着的荷花一样的柔和可爱；那双转动着的秋水一般的双瞳，如荷叶上擎着的露珠一样的明润。那双凹凸不齐的耳朵，便欲形容它，也找不出相当名词或形容词的短句。他尽闭眼想着那个女子想得出神，不知趣的茶房，却在门外高声喊他，催他去上课了。他从床上坐起到书架上取了课本，又跑到窗口去看他刚才在幻想的那个女子，只见对而的窗上，深深的罩着白色布幕，他才快快地走去上课了。

他挟着一本绿书面的几何，懒洋洋的走上了讲台。点过了名，便把这本书一页一页的翻开，直找了昨日折了角的那一页才止。他在学生的时代和初教的几个月，觉得几何对于他有特别的兴味；他在讲解这一角等于那一角的时候，好象已经把人生问题解决了的一样。近来或者是受了心里变态的影响，对于这样机械性的学科，渐渐怀起了憎恨和嫌恶的心思。他一面拿着粉笔和三角板在黑板上画图，一面却依然在想那女子紧张着的脸儿的曲线美。他讲解的时候，学生在睁眼看他，听他的解释。他过敏的神经，觉得他的学生这样注视他，一定发觉了他靠在窗口看女人的秘密。他看见学生的眼光象箭一般的集中于他的身上，他自己真成了众矢之的。他想避开了众人的眼光，面朝着黑板，手里拿着一枝竹鞭在指着解释。不安的心儿，使他时时偷看学生的视线有没有变更。但是他偷视了几次，学生的目光仍旧注视着他没有转移，他的心脏急得渐渐在发跳了；脸上急得渐渐在发烧了，讲解的口才，本来是很明白的，这时候也有点模糊不明白了；甚至于期期不能出口了。直到了下课铃响了，才把缚在断头台上的与众弃之的重犯，释放下来。在铃声响着第一下的时候，他便把书本一合，向学生们点了点头，溜回寝室，过幽闭着的生活了。

在他这几页的生命史上，都刻着同样的孤苦的记录。下课以后，他总是把一条洁白的手巾，牢牢的缚在头上。他觉得眼前只是火花乱飞，脑袋如受了铁锤的重击一样，心脏如同檐前的铁马随风震荡着，依然昏沉沉的假寐。他又勉强挣扎起来，头频频的荡着，想丢开了满腔烦恼。但是不能把脑里愁思丢开，只使他的头更加沉重，更觉昏迷罢了！

三

“不知为甚么，近日我的心象裂成几片碎瓦的样子，似乎不能复合。

“我这样盲目的在尘海浮沉着，究竟有甚么意思？难道我受人家压迫讪笑的耻辱，还没有尝尽么？

“我真何苦来！要这样忍垢活着！若是笃信上帝的教士，他们虽则现世受苦，但是在他们死了以后，就有理想中的庄严灿烂的天国，供他们自由自在的游散，他们在肉体上受苦，精神上却可以找着无限的安慰。若是有野心的人，他们虽则把自己的精神，严闭在物质的牢狱中，然而他们究竟也还可以得许多肉体上的满足。然而我呢？我没有理想中的天国，足以供我游散，足以安慰我的精神。我又不是有野心的人，也不作发财升官的梦想，现在更没有许多可以使我的肉体得到满足的东西！我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我！是一个前途绝望了的我！我的生命，就如那枯朽的衰柳！我再也不能垂着一枝嫩条，我再也不能抽出一叶微芽。在我的本体上，只留着几道伤痕；我曾受过樵夫的斧斤之祸，我也曾受过蠹虫的残食；樵夫和蠹虫的残害，都使我回想着而伤心堕泪。可怜我这样衰柳一般的生命，已经遮苦雨烈日中度了二十三年了。

“二十三年以来的生活，何尝有过令我满足的一日？二十三年以来的生活，又这样渺茫绝望，更陷入于不堪设想的地步了！

“但是在我的胸中，也没有多大的希望。我只要求在我四周的人，不要这样盛气凌人。我希望他们不要在我的

前面欺负我。我更希望青年的女子，人人都变得无盐一般的丑陋，使我死心塌地的不再想追求幻美的处子。

“我最憎恨的，就是讨厌的女子。她们既不肯和我这丑陋的穷士接近，却又要留着许多翩翩倩影在我眼里，使我陷入于受之苦闷的深渊中！”

他时写着这样杂感式的文章。在幽居着的半月之中，若把它收拾起来，差不多可以订成一本小册子了。他每次写好以后，自己重复读了一遍；但是永没有终篇的机会。他读到了令自己伤心的地方，便不免伏在床上呜呜咽咽的暗哭起来。泣过后便恨恨地把它撕碎，残痕狼藉的散在桌上和楼板上。

经过了这样一次暗泣，脑筋渐渐明晰转来了。抬头看着天花板，找那些新发见的浪漫的寄述，只是太阳的光线已经改变了，再也找不出含笑的圆脸和中古的骑士。一阵阵的幻想，又在他的脑里飘了出来。他眼睁睁盯视在参差不齐的书本上，心中觉着非常惭愧。他想把这几部旧书卖了，倒可以换得几个买电车票的铜元。然而这些旧书，究有谁肯买呢？二三元钱买来的书籍，要卖也卖不到二三角。就是把架上的书尽数卖了，也凑不到十元。他又想如果能够卖到十元钱，便可以把他的朋友的那件皮袍，从当店中赎回来，剩下来的钱，倒有一两天可以整日乘电车，他又想如果把一日的电车费省下来，也可以买三瓶葡萄酒，几斤牛肉，来吃一个既醉且饱，他这样想着时，他的眼前好象看见了著书的古人，一个个睁起大眼来对着他怒目而视。他沉静的脸色，又渐渐地微晕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月色分外溶和，他懒懒地走出了房门，跑上晒台去看月。已是暮春的天气。醉人的晚风吹着，他

觉得全体的筋肉弛缓起来，骨胳渐渐的象解体的样子。双手背在后面，全身斜倚在墙上，一轮明月，高高的挂在碧天之上，象红木的桌，中间放着一个纯净无瑕的白玉盘。月光一丝丝的洒下来，虽在烦嚣的上海市中，却减不了她清白的本色，晶莹的洁光。繁星闪闪烁烁地在围着月轮跳舞。他心中渐渐的陶醉着。猛然间回头看过去，对面统楼上那个穿白灰色衣裳的女子，正抱着她的弟弟接吻，心中又有些不自在起来。他想他自己能够变成她的弟弟；即使不能变成她的弟弟，就变成她的弟弟的小圆嘴也好。他若真能变成了她的弟弟去接近她的檀口香腮，他便死了也还甘心。他随口轻轻的喊着：“哦！我大概没有希望了！大概没有一个女子肯和我接近了！”两只眼睛接着也微微的红起来。他的心急着想要他走下了晒台，他的脚偏不肯服从心的命令。那女子和她的弟弟接一回吻好象一把尖刀，在他的心脏刺了一下的一样。“哦！你真疯了！你不如死了罢！要作这样空虚的幻想！你还不知道你已经绝望了么？”他的口对着他的心这样说一回，脸上也和眼睛一样红起来。他依旧在抬头望着。身体愈升愈长，全副精神都贯注到那边。等到她和她的弟弟都睡下了，电灯也灭了，他的心渐渐有点颤抖起来，脸上更起了一阵的恨色。身体也有点在发烧。他再站不住了，便一直跑到了房内，把门关了，钻在被内睡觉。但是刚才的事实，刚才的幻想，辘轳一样的在他的脑里萦回着。紧紧的把双目闭来，却不知不觉之间又在望着窗外如水的月光。

在夜半时，杂君把他从梦中喊醒，说他在喃喃的呓语。他回想着晚上的事，自己重新在心内发了一阵牢骚。他又觉得自己的两颊有点紧张，伸手去擦了一擦，带有粘性的泪痕，已流满了他的枕上。

四

“杂君！究竟能够有女人爱我吗？”他这样突如其来的难问，加上一双睁着铁圈也似的圆眼，满脸罩着恐怖的疑云，把坐在那边写字的杂君震慑住了。

“怎么会没有呢？‘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’的一句俗语，你都记不得么？毕竟是自己保养自己的身体要紧。异性的爱，虽则足以调和你枯燥的生活，但是象你这半月来的性情，即使她敢于爱你，你甘心囚在孤独的愁城里，她便欲拯救也无从拯救你了。你枯燥的生活，也无从而可以受异性的调和了，而且……”

“不用说了，你这一篇‘毕竟，即使，而且……’的演说词，谁也会讲得来的，我若把你的几个连词连合起来，我也可以说，我毕竟没有能爱我的女人了！即使我遍向天下的女人去求爱，然而能爱我的女人始终一个都找不到。而且，而且什么呢？而且我这样丑陋，这样贫乏，更没有受人爱我的资格了！杂君！我虽则没有被爱的资格，但是我求爱的心，终是不能象死灰一般的死的了；我求爱的心，随着蔓延的春草，连绵的春雨，一天盛似一天，一天热似一天。杂君！我愿跳出这孤独的愁城，走进了爱之王国。然而爱之王国，偏要拒绝了我！杂君！我在这样无聊的时候，便觉得穿白衣的死神，笑盈盈的站在我的前面在向我招手。然而我虽知死期已近，我毕竟不敢茫茫然去死，因为我，我还没有游过爱之王国，即使我要死，我也要死在爱人的怀里，我也要死在处女的脚前。杂君！我的爱人毕竟在哪里？毕竟谁是能够爱我的人呢？”

“不错，你终究脱不了孩子气，说起话来，老是要这样激烈的。你要求爱，难道这样幽居着，便可说是求爱了吗？所以他们都说是单思症，一点也不会错。女人的爱固然是要的；但是因为没有女人的爱，就这样把自己的身体牺牲了，也太不值得。你又不但把肉体牺牲了，自己的精神，也同样的受牺牲，这样更不值得了。在我想，你就不应该这样幽居着不到郊外去散散步。”

“我何尝不是这样想，只是我的精神异常疲倦；我袋中连乘电车的钱都没有了。我有什么法子来抵抗我的命运，我更有何法子来抵抗我这不可抵抗的贫穷。我到外面既不能走路，宁可幽闭在室内受活罪。”

“那么，我刚才从友人处借来了钱，你先拿去用吧。”杂君便从袋里拿出一张钞票给他，对他这样说。一种愤恨和感激的思想，立刻盘据在他的脑中，竟使他潸然泪下了。

他手执着钞票，呆呆的出了一会神。心中又发了一阵牢骚。他恨恨地说道：“我受了女人的欺侮已够了！又要火上添油一般的受你的欺侮！”他一面又想将一根自来火来燃着烧了，也可以出这一口恶气；他的两脚下已慢慢的移动，走到房外去了。

半月来不曾出外游散的他，这一日也居然手中执着一本小本的《燕子龕残稿》到马路上去闲行了。他漫无目的随着两脚向前走去。蔚蓝色的天空，衬托着一轮热烈的太阳；晴天一碧，四际无云。只有波荡的和风，微拂着他的两颊，他的脸上便微醉一般的红晕起来，脑里也感着一些朦朦胧胧的快意。从路旁一家小店里兑来了几角小洋和几十个铜元，便跳上了五路电车，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才

好。电车到了大马路，车上的人有十几个跳下了，他也随着跳了下去，却仍旧立在电车站口发呆。一路电车从黄浦滩那边开进来，往静安寺去，在他站在那边的电车站口停下了。他也漫无目的的随着众人跳了上去。站在电车门口的卖票人对他说：“这一面是头等；趁三等的往后面去。”他的脸上又红了起来，心中在狠狠地说；“啊！啊！你这资本家的走狗！外国资本的走狗！你看我这样的人，便趁头等电车都趁不起么？啊！资本家的走狗！资本家的奴隶！你也来欺侮我么！”他这样在内心说着，便走到车内坐下。

坐在他左肩下和他对面的都是女人。左肩下的女人，手中拿着一枝鲜艳的桃花。一阵阵的香气，刺入他的鼻腔，直沁入他的肺腑进去。他也不辨这究竟是花的香气，是女人的身体的香气，还是两者混合起来的气味？一阵阵的香气，使他把刚才痛恨卖票人的心思也忘了。他一面在闻着花香，一面在看对面坐着的那个女人。他觉得这两样都足以使他心醉，他尽看着对面的女人，那女人理也不去理他；但是他觉得这样注视女人，自己总有些难为情，便从袋中取出那本《燕子龕残稿》在喃喃的读着。刚读了两句“偷尝仙女唇中露，几度临风拭泪痕。”下面便再也念不下去了。心中很着急的想看书，双眼总不由得他要去偷看那女人。

电车又在一个站口停了。皮鞋咯咯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。他抬头看时，只见一个穿西装少年从外面进来，又坐在那执着桃花的女人的左肩下。那少年自然不迫的样子，从袋中取出几张打字机印好的英文稿子，放在膝上翻阅。执着桃花的女人双目注视那西装少年，又视少年膝上的英文稿子，使他心中又起了一阵不平之感。“啊啊！我为什

么不去买一套西装的衣服来穿！我为什么不去读点英文可以在社会上出出风头啊！我一定要去学一点时髦，才有女人能和我接近！”这样想着时，便再也不愿坐在电车中，到电车一停下来，便下去了。

他倚在静安寺路旁边的一株梧桐树，在看那本书。他的朋友 栽君从对面走来，他还没有觉着。栽君走到他的身旁，在他的肩上，轻轻的一拍，他从睡眠的状态中惊醒。他惨然的向 栽君笑了一笑。

“为什么几天总看不见你的影子？”栽君这样问。

“应声虫！到我家里去玩吧。”他也无可无不可的跟在栽君后面，到栽君家中去了。

栽君的家庭是很简单的。栽君和他的夫人，还有两个男孩子，住在一楼一底的很简陋的房子。此外雇用了一个洗衣烧饭的老妈。

他走进了栽君的家中，坐在那未曾漆过的白色的摇椅上，栽君自己斜在坑床的右面。栽君的夫人正在替她的小儿剪指甲，同他招呼了一声，仍旧低头做她的工作。她的小儿嫩白的非常可爱。乌黑的眼珠，瞧瞧他的母亲，又瞧瞧已经剪过指甲的左手的指头。那只嫩白的小手，正和栽在瓦盆中的随风披靡的玉葱一样的纤纤可爱。他又把左手的指头，含入口内，双目注视着还未剪好的右手。他的母亲把他的左手从口内拔出，要他垂下，他毫不抵抗的放下，樱桃般的嫩唇，微微启开，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，向他的母亲輶然一笑。

“来，清儿，我抱抱你。”栽君的小儿刚剪好了指甲，他的母亲又替他洗了一回手。他就从摇椅中挺直了身向他招呼。栽君的小儿笑咪咪的跑到了他的身旁，他把他抱在手内，重坐摇椅上，自自然然的摇起来了。

“清儿，你几岁了？”

“五岁，我以前已经告诉过你的。”

“我忘却了。你跟我到学堂里去读书好吗！”

“很好，我曾经跟妈妈到哥哥的学堂去过一次，真好玩哪。那边和我哥哥一样的人最多，和我一样大的也有；他们一齐在那边唱着好听的歌儿，我的哥哥也在那边唱；我只能唱得两句，其余我都唱不来。这两句也是哥哥前天教我的。”他说到这里，又抬头问他的母亲道：“妈妈，哥哥回来了没有？”

“停一刻便要回来的，现在还没有来。”裁君的夫人这样回答。

裁君的大儿，挟着一个书包，从外面走进来，裁君的小儿，便一溜烟从他的手内溜出来去缠着他的哥哥。只有他一人坐在摇椅上一摇一摆。脑际的浮思，也一样的飘摇不定。枯黄的脸上嵌着的无神的眼珠，在不住的移动。

“逸鸥，你怎的平日只做些虚无飘渺的梦想，又要无缘无故的恨人恨己；这些于你的身体，你的生活，都有不利的。你以后应该改弦易辙才好。”裁君在席上对他说。他坐在桌边，一面在努力喝着白玫瑰，一面睁开眼看裁君和裁君的夫人，又看看那两个小孩子；默着一声不响，从他的额上几道密叠着的皱纹，一望而知他的心内交织一种不可言说的复杂的悲愁。裁君的大儿望着他的淡红色的微润的眼眶，偷偷的在他的母亲的耳畔，轻轻的说了几句。她却沉着脸孔向她的大儿摇了摇头，禁止他不要再说。

他喝酒喝得微醉起来了，枯黄的脸上，现出几片晚霞一般的红晕。口内喃喃的说了几句自怨自恨的醉语。裁君知道他平日是这样的，就不再许他喝酒了。他模模糊糊的吃了几口饭，始终沉默着没有说话。

五

他从裁君家中走出来的时候，已经八点多钟了。他走到了宿舍，杂君已有事出去，他门也不去开，便一直跑到黄浦江岸，在那边漫无目的踱来踱去。

高悬在天空中的明月，已缺了十分之一二，却减不了一片澄澈无滓的清辉。几颗耀耀的微星，奋出它们的力量和明月争光。但明月的光辉和闪闪的繁星，都给道旁电线杆上的强烈的电灯光所侵夺，失去了它们效力。黄浦江中的大小轮船，一齐闪着几星隐隐约约的光亮，和深山中出没不定的磷火一样的暗淡，一样的颤抖。来往的人们已经很少了；还有一乘未曾停止的电车，在叮叮的响着走着。他走到了外白渡桥，又慢慢从外白渡桥折回来。几声尖锐的汽笛，告诉他是江中的轮船，要向外驶出去了。他抬头向江心看去，只见一只大轮船，云影也似的在江中移动着。他呆呆在埠头看了一回，便趁着六路电车回去了。

斜桥的北首，开着一间小小的酒店，他在那边喝酒已经不知喝多少次了。他下了电车在轨道的旁边迟疑了一会，便走进了那间酒店。这时在那边喝酒的都是一些穿着青布短衫的工人，他们的双手真黑的和铁屑一样。工厂里十点钟的汽笛已经放过许多时候了。他们一天的工作，倦怠得和病人一样，从工厂中出来，便走进了这家店里谈心养神。他挨在一个年老的工人的肩旁坐下，要了一角钱的白玫瑰和一盆花蛤，无聊的在独自饮着。

他饮酒的目的是想借助酒的力量来驱散自己满腹的孤愤幽恨。可是饮酒愈多，他胸中郁勃着的愁火更觉炽盛。